

本书被誉为韩国的《红楼梦》，韩国大中学生人手一册。

九云梦



〔朝鲜〕金万重 著
王文元 译

復旦大學出版社



九云梦



〔朝鮮〕金万重著
王文元译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云梦/[朝鲜]金万重著;王文元译,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7
ISBN 978-7-309-07279-2

I. 九… II. ①金…②王… III. 中篇小说-朝鲜-现代 IV. I3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87569号

九云梦

[朝鲜]金万重 著 王文元 译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宋文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北京温林源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3 字数 155 千

201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07279-2/I·548

定价:2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王文元

先说一说书名。《九云梦》的书名含有三层意思：

其一，“九”说的是本书有九个主要人物，一男八女。他们因前世的因缘而聚合，发生了悲欢离合的故事。

其二，“云梦”二字是地名，见于《国语》、《左传》、《楚辞》等古籍。指的是今湖南益阳市以及湘阴县以北，湖北江陵以南的地区。

其三，古代汉字中有“云”，也有“雲”。前者有云乱、运动变化之意，后者则指今天所说的云彩或乌云。笔者怀疑作者取的是前一种意思，即用的是“云”字。“梦”无他意，就是做梦的梦。“云”与“梦”合起来产生两大巧合，首先，云代表变化，梦代表虚幻，而《九云梦》书中的一些事迹恰恰发生在云梦地区，而且云谲波诡，让人称奇。其次，云梦恰恰是韩信被拘之地。刘邦假装游云梦，召见韩信，韩信不疑，中计被捕。韩信一世英雄，位极人臣，然而被囚于牢笼之后，一切荣华富贵荡然无存。作者正是以此隐喻人生如梦的主题（当然全书是否真的反映了这个主题完全是另一回事）。

如果不论人生如梦这个主题成立与否的话，可以说《九云梦》的书名起得绝妙，在《九云梦》面前，《红楼梦》的书名都略逊一筹。

《九云梦》是朝鲜小说家金万重^①的代表作，是朝鲜小说之滥觞，也是以梦为题材的小说之滥觞。这部书不仅以梦幻般的离奇有趣的情节而著称，而且关于成书过程也充满神秘感，让人至今仍觉得不可思议。在朝鲜，关于《九云梦》的写作动机至少有两种比较流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金万重仕途不顺，屡遭贬谪。这本书就是金万重在政治上遭受打击的不得意之时为其寡母写的，目的在于转移母亲对儿子不幸遭遇的担忧。据说《九云梦》是在一夜之间写成的（有人认为不可能，笔者认为是可能的）。让母亲把注意力集中于杨少游的命运上，借以摆脱一切不快情绪。为达到这个目的，故事要曲折而又不能是多重线索的（那样会因看不懂而影响阅读效果），而且要充满悬念。这些金万重都做到了。

第二种说法，金万重曾经作为使节出使中国。行前他母亲让他回国时捎回一些中国小说供她消遣。可是由于公务繁忙等原因，作为孝子，金万重竟然忘记了母亲的托付，待想起此事，已经在

① 金万重（1637—1692），朝鲜李朝小说家。字重叔，号西浦。家族为光山金氏，这个家族文士辈出。曾祖金长生、从祖金集都是朝鲜有名的大儒。父亲金益谦于1637年在抗击后金入侵时遇难。金万重是遗腹子，出生在德丰（今板门郡）外祖父家里。金万重自幼和兄长金万基一起随母亲习中国的传统经典。接受的是正统的儒家教育。同时，他对天文、地理、数学、音律等均有所涉猎。1665年金万重文科及第，历任大司谏、大提学、判书等职。时党争激烈，金万重属于西人老论派，和南人派相对立，势同水火。南人因依附肃宗的女宠张禧嫔，拥护肃宗废正妃闵氏、立张禧嫔为妃而得重用，持反对态度的西人则受到镇压。1685年（肃宗十一年）任弘文馆大提学，隔年任知经筵事，因上书金寿恒包庇其儿子昌协处罚不当而遭流配至宣川，到1688年（肃宗十四年）才被放还。1689年（肃宗十五年）又遭朴镇圭、李允修等人弹劾，再次被流配到南海。在南海流配时期，写下了《九云梦》。在朝鲜文学史上，金万重是主张用朝鲜文字写作和对国语诗歌作出较高评价的少数作家之一。他说：“人心之发于口者为言，言之有节奏者为诗歌、文赋。四方之言虽不同，苟有能言者，各因其言而节奏之，则皆足以动天地，通鬼神。”又说：“今我国诗文，舍其言而学他国之言，设令十分相似，只是鹦鹉之人言。”《谢氏南征记》和《九云梦》都用朝鲜文创作，对朝鲜国语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回国途中，再想补办已经不可能。为不使母亲失望，金万重决定利用仅有的一点时间抓紧写一部小说，于是在轿子中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创作。此说的最有力的证据是《九云梦》有一个别名，叫《轿中记》。

其实，完全可以把以上两种说法合起来加以考察，把写作动机归纳为：第一，此书是为母亲而写的；第二，此书未加精密的构思与长考，是在极短时间内写成的。其实，仓促写成名篇的事情并不少见。佛教《百喻经》就是用一夜的时间翻译为中文的，文字水平比那些精雕细琢的译本并不逊色。围棋中有一个谚语——长考出臭棋。这句话用在写作上有时也适用。立就成篇与十年磨一剑并不矛盾。十年磨一剑说的是写作需要长期积累，而已有积累做保证的“立就成篇”说的是爆发性的思维具有常规思维所不具有的优势，往往能够超水平发挥，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梦小说”热滥觞于《九云梦》。如果说《九云梦》是朝鲜“梦小说”的开始，《玉楼梦》、《玉莲梦》等则是受《九云梦》影响而创作出来的，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曹雪芹的《红楼梦》也受到《九云梦》很大的影响，这一点后面还会涉及。

从《九云梦》到《红楼梦》，“梦小说”的发展演变大约经历了一百年。虽然发展到《红楼梦》的时候，无论“梦”的结构、规模还是“梦”的内容、内涵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梦小说”越来越奇幻，隐喻也越来越丰富多彩，但在把人生看成一场“梦”这一点上却丝毫没有发生变化，在用佛教价值观品味人生这一点上也丝毫未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应该说，读过《红楼梦》的人，进一步追根溯源，再回过头来读一读《九云梦》，就会在认识上得到升华：曹雪芹的许多构想并非纯粹的创造，而是对《九云梦》的继承，如《九云梦》有越王府、丞相府，《红楼梦》则有荣国府、宁国府；《九云梦》有南岳八仙女，《红楼梦》则有金陵十二钗；《九云梦》有贾春云扮鬼骗杨少游的情节，《红楼梦》则有王

熙凤用调包计骗贾宝玉与宝钗结婚的情节；《九云梦》以梦为书名，梦的前面是有一语双关含义的地名，《红楼梦》也是这样，“红楼”不仅表示“红色的楼”，还是富家宅邸的代名词，与云梦代表波诡云谲之地极其相似。我之用意并不在指出这一点（指出这一现象只是抛砖引玉），我的用意在于引起小说^①爱好者的注意，认真对待佛教关于梦的论述以及小说家对梦的利用。

佛教为什么总是把人生比作梦？

这需要从佛教对梦的理解说起。《维摩经方便品》说：“是身如梦，为虚妄见。”这是佛教对人生如梦最直接的表述。梦是空的，人生也是空的，二者有惊人的一致性。唯一不同是，人生的空不那么容易体察，而梦是空的则非常容易理解。这便是佛教喜欢用梦打比方的原因。据《弥兰王问经》载，梦的形成原因大致有六种：

1. 因风病产生梦
2. 因胆汁病产生梦
3. 因痰病产生梦
4. 因神鬼诱引产生梦
5. 因习惯产生梦
6. 因前兆产生梦

佛教认为，只有因前兆所产生的梦为真，其他皆是虚妄。虽然前兆之梦只占梦的六分之一，但总说明梦还存在有一丝真实的可能性，所以文人墨客就利用这一点，让自己的作品通过梦，来隐喻某种结果或结局，而且不至于让人攻讦为妄说。如果把梦理解为“前兆”，那就不是梦语，而是真言，从而产生感染力。《红楼梦》就有明显的前兆意义——以宁荣二府的衰败隐喻清王朝将会覆灭。正是由于因前兆形成的梦能准确揭示未来将发生的事情，

^① 笔者认为小说不同于“文学”，属类不同。前者是俗的，后者是雅的，这是二者根本的区别。

印度自古即盛行占梦术，佛教中自然就有了占梦的窠臼。在佛典中，记载梦的故事极多，最有名的就是释尊脱胎之际，摩耶夫人梦见菩萨乘白象入于胎内。另外，据《摩诃摩耶经卷下》记载，佛陀入灭之前也有梦兆；据《舍卫国王梦见十事经》记载，波斯匿王以十梦预见未来之社会状态；据《俱舍论卷九》记载，诃栗枳王的十个梦暗示了释尊入灭后佛教发展之十大势^①。

那么《九云梦》究竟隐喻了什么呢？

有人说，《九云梦》隐喻了人生如梦，以图论证：人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九云梦》一书确实涉及人生如梦的命题，但作者采用的是“明喻”，而非隐喻。

有人说，《九云梦》隐晦地表达了作者追求自由与个性解放的主张。如果确实如此，应该说过于隐蔽了，以至于让人看不出蛛丝马迹，连蛛丝马迹都看不出的比喻有什么用呢？

有人说，《九云梦》是个迷宫，永远不会露出全部真相。这种神秘主义的认识在“红学”中是很普遍的。把《红楼梦》当做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最后红学成为了文化垃圾站。显然，让《九云梦》重蹈覆辙没有任何意义。

我以为《九云梦》有以下四个隐蔽的主题：

其一，明褒佛家而暗奖儒家。如果问金万重到底对佛家情有独钟还是对儒家情有独钟的话，我会说，在其心中，儒家的地位肯定排第一位。

《九云梦》一书的末尾处有这样一段话：

^① 一般而言，小乘佛典与大乘佛典对梦之看法、解释各异其说，小乘佛典大多透过梦来暗示重大事件及转变，如佛陀脱胎前，摩诃摩耶夫人梦菩萨骑白象入胎，佛陀入灭之前，摩诃摩耶夫人梦须弥山崩、四海水竭等之五大噩梦，或如上记所举之波斯匿王十梦、诃栗枳王十梦、阿难七梦等，均为采取原始、自然等观点之小乘经典。大乘佛典则多诠释梦之本质，并阐论其实体之有无、善恶等之根本问题，或借其性质之虚妄不实以比喻有为法之如幻如影，此类譬喻于大乘经典中，数量之多，不胜枚举。

天下有三道：一曰儒道，二曰仙道，三曰佛道。三道之中，唯佛最高。儒道成全人之道德，使人明伦纪、贵事业，留名于身后而已。仙道近于荒诞，自古求者甚多，而终无所验，秦皇汉武及玄宗皇帝可鉴也。吾自进入仕途以来，每夜睡着，梦中必参禅于蒲团之上，这分明在昭示，我与佛有缘。我将效张子房从赤松子，弃家求道，越南海，寻观音，上义台，礼文殊，诸不生不灭之道，方得超尘世之苦海。少游与诸位仙女一起生活大半生，未几将告别汝等远行，为此故感悲怆，故借吹箫去心中垒块。

大师道：“汝乘兴而去，乘兴而来，与我有何相干？而且你说：‘弟子梦人间轮回之状。’汝把梦与人世说成是两回事，这说明你的梦还未醒啊。庄周梦为蝴蝶，蝴蝶又变为庄周。是庄周梦为蝴蝶呢？抑或是蝴蝶梦见了庄周？你还不能分辨！不知何事为梦，何事为真。今你以性真为你之真身，以梦为汝身之梦，这就是把身与梦当作两物了。性真与少游，孰是梦？孰是非梦？你分得清吗？”

性真道：“弟子愚钝不能辨别真与梦。望师父说法，使弟子觉悟。”

大师道：“我当说金刚经大法，以让你开悟。不过还有几个人要与你一起听法，你稍安毋躁，等一等他们。”

这段话是全书的理论纲领，金万重把天下之道归纳为儒、道、佛三家，不仅概括得准确而且为后世确立了标准的范式^①，后人沿用。作者明里说“唯佛最高”，然而纵观全书，施笔墨于儒家却最多，色彩也最浓重。作者通过大师的“我当说金刚经大法”点明了要害。在佛教经典中，关于空的理论，《金刚经》首屈一指，而且《金刚经》讲的是大乘空（人与法俱空）。佛教以“变

① 可惜学界并不承认金万重首先把中国文化分为儒、释、道。

易生死”^①对抗生命之空，儒家则以“留名于身后”对抗生命之空。表面上看，“留名于身后”不同于“变易生死”，实际上二者并无本质差别，却都与道家的以求仙对抗生命之空有本质区别。纵观全书，作者对儒家对抗生命之空的做法还是充分肯定的，否则就解释不了，为什么用那么多的笔墨描写杨少游的仕途之路与和谐有趣的家庭生活。杨少游的所作所为有什么意义呢？作者通过主人公之口给予了明确回答：

吾辈百年之后，坟墓自颓，曲宴^②自散，今日歌亭舞榭便会衰草寒烟，一片狼藉，必有樵童牧儿，悲歌叹息，指指划划地议论：“此乃是杨丞相与诸娘子所游之处……”

在儒家看来，死后能够保持名节（名检），等同获得佛家的“变易生死”，完全超越了死亡。

其二，作者在《九云梦》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的也是儒家的男女观，即男尊女卑、夫唱妇随。似乎金万重料到他死后不久男尊女卑、夫唱妇随的家庭观就会被解构，所以不遗余力地大肆宣讲这一理念。今天事态的发展验证了金万重的伟大，一场永远没有结果的男女之间战争把现代家庭搅得昏天黑地，家庭再无宁日了。

男尊女卑贯穿《九云梦》全书，不必例举。关于夫唱妇随，

① 变易生死：阿罗汉、辟支佛及大力之菩萨已断尽四住地之烦恼惑障，不复再受生为三界内之分段身，初地以上受之。法性宗则认为二乘之无学及菩萨之种故受生为三界外之变易身，然彼等又以此变易身回入三界中，长时修菩萨行，以期达于无上菩提。又若依法相宗之义，有四类人能受变易生死之果报，即：（一）二乘之无学圣者回心而入大乘，于得涅槃之后，即可直接受变易身之果报。（二）有学之圣者转向大乘，于初地以后亦得受变易身。（三）悲增之菩萨，于八地以上受此变易身。（四）一类智增之菩萨于性以上，得随应而受变易身。

② 曲宴：私人宴会。

有这样很具有典型性的道白：

公主道：“夫妇一身，荣辱与共，苦乐同享，不分你我，丈夫有福，则妻子也有福；丈夫无福，则妻子也无福。丞相乐，小女同乐而已。”

儒家的家庭观与男女观就如公主所言，男女双方既然建立了家庭，那就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过分强调个性或自由是不行的。从字里行间可以判断：作者金万重是赞赏儒家的家庭观与男女观的。他懂得这样一个早就被《易经》揭示的道理：世界是由阳与阴这样两个基本要素组成的，这两个要素在地位上并不是相同的，阳是主动的，富有创造性的；阴是被动的，接受的一方，具有牝马一样的温顺与韧性。既然如此，家庭就必须遵照这一客观规律，由阳（男）的一方来主变，阴（女）的一方主不变，以求家庭和谐，二者同时“变”，家庭就乱了。一家二主，不讲男女之间的区别，只讲二者人权方面的一致性，只会使家庭动荡，男女失琴瑟之和。《九云梦》的主人公拥有八位夫人，等级各不相同，唯因如此，他们形成一个超和谐的团体，虽然也闹纠纷，但都不是破坏性的。就是这样一个近于完美的团体最终却自行解体，一同归佛。是否就彻底否定了这之前的一切论述呢？否。请看全书最后一段话：

……遂将性真及八女引上法座，讲说经文。其经有“白毫光谢世界，天华^①下如乱雨”等语。说法将毕，诵了四句偈。性真及八尼姑皆顿悟本性，大得寂灭之道。大师见性真戒行纯熟，乃对众弟子说：“我本为传道，远入中国。今既得传灯之人，我今去矣。”

① 天华：天上之妙华。人中之好华如天物者亦曰天华。《心地观经一》：“六欲诸天来供养，天华乱坠遍虚空。”

以袈裟^①及一钵净瓶^②、锡杖^③、金刚经一卷赠给性真。遂回西天。

此后，性真率莲华道场大众，大宣教化。仙、龙、神、人、鬼俱敬之。性真如同当年的六观大师，八尼皆从师之。性真得到菩萨的果报，进入涅槃界，最终归极乐世界。

特别需要注意“性真如同当年的六观大师”这句话，这句话的含义是，被破坏的——或者说被空化（死亡）的生命实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会以另外的形式展示出来。“性真如同当年的六观大师”这几个字表明新的故事又开始了，主人公不再是性真（杨少游）与八仙女，但这并不妨碍作者对这样一个意思的表达：如果没有儒家的“实”，佛教的“空”就不再有意义。——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巨大隐喻。

其三，《九云梦》并没有类似《红楼梦》那样的对社会的宏大寓言，但也并不是没有“前兆”的成分，《九云梦》对人生进行了大胆的预言：一切荣华富贵都是虚妄不实的。人之所以需要

① 袈裟：缠缚于僧众身上的法衣，“袈裟”的原意是色不正。什么颜色不正呢？历来说法不一。大抵有三种坏色之说，一是青色，二是泥色，三是茜（木兰色）色。此三种为袈裟之如法色（或谓若青、若黑、若木兰色）。佛教传入中国后，汉、魏时穿赤色衣（被赤衣），后来又有黑衣（缁衣）、青衣、褐色衣。唐宋以后，朝廷常赐高僧紫衣、绯衣。明朝佛教分禅（禅宗）、讲（天台、华严、法相宗）、教（又称律，从事丧仪、法事仪式）三种类别，规定禅僧穿茶褐色衣和青缁玉色袈裟，讲僧穿玉色衣和绿缁浅红色袈裟，教僧穿皂衣和黑缁浅红色袈裟，然后来一般皆着黑衣。

② 净瓶：僧人盛水的容器有两种，即净瓶、触瓶。净瓶用以洗净手，触瓶用以洗触手。

③ 锡杖：比丘行路时携带的道具。原用于驱赶毒蛇、害虫等，或乞食之时，振动锡杖，使人远闻即知。后世则成为法器之一。锡杖由锡、木柄、鐎（又作铎、鐎，即矛戟等兵器柄下之铜套）三部分组成。锡是杖头，成塔婆形，附有大环，亦悬数个小环，摇动时，则发“锡锡”之声，故锡杖又称有声杖。

修佛，是因为梦发生于欲界^①，不见于色界^②、无色界。只有修佛方能摆脱欲界，进而摆脱梦境，获得真实。

金万重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至深，留下明显的窠臼。比如下面一段话几乎就是苏东坡《前赤壁赋》的翻版：

少游乃放下玉箫，倚着栏杆，手指明月而言道：“北望平郊四广，颓岭独立夕照，残影明灭于荒草之间者，即始皇之阿房宫。西望悲风哨林、暮云暮山者，乃是汉武帝之茂陵。东望粉墙缭绕于青山，朱甍隐映于碧空，且有明月自来自去，玉栏杆头，更无人倚者，即玄宗皇帝与太真同游之华清宫。噫！此三君皆千古英雄，以四海为户庭，以亿兆为臣妾，雄豪意气，轩轾宇宙，直欲挽三光而阅千岁。而今安在哉^③？”

作者所数的逝去人物秦始皇、汉武帝、唐明皇、杨玉环，前三人是权力家，后一人是权力家之附庸，都不是道德家（儒家把道德与文章视为一物），都不是因得到名检而长留史册的人物，这绝非巧合，反映了作者鲜明的具有独立见解的价值观。“而今安在哉”的叩问，既包括对权力家的蔑视，也包括对名检文化即

① 欲界：指此有情所住之世界。欲界与色界、无色界合称三界。即合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六欲天之称。此世界之有情以有食欲、淫欲、睡眠欲等，故称欲界。欲界包含有情世间与器世间。相对于色界与无色界之为定心（入禅定三昧不散动之心）之地，以欲界为散心（散动之平常心）之地，故称欲界散地。然就欲界是否有定，婆沙论卷十、大乘义章卷十一等载有诸说。若将三界分为九地，有所谓欲界五趣地，欲界全体即属九地之最初地。

② 色界：又作色天、色行天。乃有净妙之色质的器世界及其众生之总称，位于“欲界”上方，乃天人之住处。此界之众生虽离淫欲，不着秽恶之色法，然尚为清净微细之色法所系缚，故为别于其下之欲界及其上之无色界，而称色界。此界之天众无男女之别，其衣系自然而至，而以光明为食物及语言。此界又依所入定之浅深次第而分四地（即四禅天、四静虑处）。初禅诸天总称为离生喜乐地，二禅诸天总称为定生喜乐地，三禅诸天总称为离喜妙乐地，四禅诸天总称为舍念清净地。

③ 而今安在哉：此句亦出于苏东坡《前赤壁赋》。苏东坡晚年入佛，心境与此时的杨少游颇似。

将没落的担忧。作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描写杨少游的事功，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倾述欲，满足自己对传统文化充满崇拜之情而又不乏担忧的复杂心情的发泄需要。作者的真实思想见《九云梦》的第一回，作者借性真之口表达了这样一种人生态度：

性真回到禅房，天幕已降。自打发生艳遇的一幕性真神魂恍惚，悠悠荡荡，众仙女的音容笑貌挥之不去，那艳态妍姿，总在眼前晃来晃去，欲忘而难忘，不思而自思。他兀然端坐，默然思忖：大丈夫生于世间，自当幼读孔孟之书，壮逢尧舜之君，出则统帅三军，入则总理朝政，锦袍着于身，紫绶结于腰，揖从人主，利泽百姓。事功其前，享乐随之。赏娇艳之色，听幻妙之音，荣光极于当代，功名垂于永久。——如此方不枉活一世。

性真转生为杨少游之后并未背叛这样的人生宗旨，毋宁说执行得更坚定更彻底了。可以认为这是对儒家入世主义与乐生主义的概括。儒家把人生意义附着在集体（家庭或国家）的事业上，从而摆脱了人所固有的个人本位本性，而且因此而派生或升华出许多道德的、艺术的、文化的与宗教的意义。通俗地说，也许人生本来无非是个人的奋斗以及与他人的竞争，仅此而已，儒家通过文化制造出一些新的意义，从而使人生丰富多彩起来。《九云梦》就是对这种增加人生意义的具体描述。寻常评家据此断定《九云梦》所宣扬的是为封建君王效命，在为帝王效命的同时为自己赢来幸福的人生。实际上，《九云梦》故事发生的时代——唐朝（或唐朝稍后）并不是封建社会，而是中国特有的大一统的君主制社会。为君王效命的说法离事实相去十万八千里。君王或朝廷是士大夫施展才能的一个平台，不依托一个平台，凭空挣扎，什么结果也不会有。况且，从西汉开始，中国的政治，逐渐演化为一个多元（皇权为一元，相权为一元，士为一元）政治，在这个多元政治体中，皇帝、臣与士都是为国家效命，不存在谁为谁效力的

问题。可是偏有许多人武断地判定《九云梦》一书的主旨如其书名，告诉人们的是，儒家所制造的“意义”都是梦，没有意义。如《松泉漫笔》就这样评价《九云梦》：

稗史有《九云梦》者，即西浦所作，大旨以功名富贵归之于一场春梦……盖以释家寓言而中梦辞遗意云。

我倒想问：如果什么都没有意义，梦也没有意义，写它何用？人生就是梦，活它何用？对梦又有什么好说的，佛家论证它何用？说人生有意义与没有意义都可以成立，完全看站在什么立场上说。站在“占有”的立场说，荣华富贵不能永久被人占有——哪怕此人具有至高无上权势——所以它没有意义，只有名检能永恒地存在（如中国人至今牢记孔子、司马迁与李白的名字，可以视同精神意义的他们都没有死，永远活在后人心目中），所以说儒家的人生观是有意义的。

《九云梦》作者到底是怎样对待人生意义的呢？是不是像有些人断言的那样，作者褒佛贬儒，以空解释一切呢？答案是明确的——否。作者用百分之九十五的篇幅写的都是儒家的人生观，而参透人生真谛决定放弃世俗归入佛门的篇幅连百分之一都不到，显得苍白无力，恐怕这一点可怜的文字连作者自己都说服不了。许多读者饶有兴致地读《九云梦》曲折动人的故事，一气读完，不肯掩卷，然而读到结尾却如吞骨鲠，咽也咽不下，吐也吐不出，以至于有人怀疑结尾是好事者狗尾续貂，绝非金万重所写。可是，事实就是如此，金万重就是如此安排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认真的思考。我想，只有一种解释：作者给《九云梦》戴上了一顶佛教的光环，以避免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被人抓住把柄。在任何政治环境中，消极都是行之有效的避祸方略。今天，作者所经历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复存在，自然也就没有必要继续隐瞒写作意图。作者的意图就是告诉人们：生活是美好的，男女是

可以真心相爱的（不仅有一般动物都有的性交，还可以有深层的心灵与精神方面的沟通，不过男女的和谐幸福必须遵循男尊女卑的自然法则，否则欲求不能），对人生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就如同一部书虎头蛇尾是不可取的）。

其四，《九云梦》的作者或许没有更大更深刻的理论，但作者无形中为读者开辟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读者可以做如是联想：一切生命派生出的东西，其价值都在生命之下。生命——无论是现世的还是来世的、实体的还是假名检而存在的——高于生命所创造出的一切，无论被人创造出的东西戴有怎样耀眼的光环。

其实，通过《九云梦》完全可以理解“生命第一重要”的论断。杨少游与他的八个妻子之所以最终归佛，为的就是让生命延续下去（根据佛教的教义，归佛的人可得善报，重新转生为人，甚至世世做人），为此不惜舍去生命的造物——荣华富贵。这点对贪婪的现代人是一个极好的警示。现代人往往崇拜科学技术，忘记了科学技术不过是人的造物，造物与人是不能平起平坐的。人应该想的是，自己的造物好不好，满意不满意？

本书的思想内容方面有没有糟粕？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九云梦》存在泛性爱、泛道德化（把性爱纳入一般道德的范畴）的倾向。性爱直接出自人性，道德出自人对人性的控制与疏导，二者的性质完全不同。道德贵谦让，贵共同占有，但性爱的场合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发生性爱的时候双方都不会去想把自己心爱的人让给其他人，让别人来享受幸福（那样的人精神是不正常的）。如果那样做，爱就不纯洁了。《九云梦》没有让性爱遵从自私的规律，上演了一出性爱共有的闹剧：桂蟾月不愿意独占情郎，主动向杨少游推荐她认为比自己还美的狄惊鸿，杨少游欣然接受了这份厚礼，后来果然二人共事一夫，井水不犯河水。郑小姐主动让贾春云做杨少游的小妾就更离奇了，自己和情郎尚未圆房，却让侍女尝鲜先行与自己的情郎翻云覆雨，享受男欢女爱，后来主婢之间居然和谐如初。这些描写都有悖常情，不利于读者

读后产生美好的情愫。爱情之自私不分场合、不分民族。制造出一个特例非但不能给人以新鲜感，还会使人读了不舒服。适度的自私与嫉妒是爱情的稳定剂，适度的嫉妒与怨恨是爱情不可或缺的调味剂。把爱分给他人，看似一种大公无私，实则是对爱的不恭。

其次，作者对佛教“空”的概念理解得不够准确。《金刚经》是《九云梦》一书最推崇的佛经。这部经以讲空而著称，名气非常大，一般可以以《金刚经》为人空与法空的理论依据。但是佛教不是一个类似科学那样的逻辑严密的体系，任何一部佛经都不能代表佛教的某种理论甚至不能代表某一观点。比如佛教的空的^①理解就分为两种：其一“不但空”^②，这是既承认万法皆空，又不否认万法实性的一种客观公允态度。绝对的空否定了一切意义，自然也否定了自身的意义，言空自然就不再有意义。佛教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求意义的，佛教把意义称作真谛，无论怎样称呼，总要有意义。其二但空^③，但空就是一味的空，不分青红皂白。《九云梦》主人公的人生之“实”化为人生之“空”的时候显得突兀，完全没有过渡，平白无故就把人生的喜怒哀乐、功过荣毁一笔勾销。实际上真正的佛教并不这样的，真正的佛教是该讲空的时候讲空，该讲实的时候讲实。

再次，《九云梦》在主题思想上存在两个巨大的悖论：其一，一方面用大量篇幅宣传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又断定“佛家最高”。其二，《九云梦》一方面说道家“仙道近于荒诞，自古求者甚多，

① 不但空：指不但见空，而且兼见不空，从而达到“中道义”之空。观不但空之理，称为不但空观，即天台化法四教中，通教利根之机所观之空理。智顗大师之《摩诃止观》谓二乘人体假入真，唯入但空，而非由但空入假，无化他之用，菩萨体假入但真，能由但空入假，化度众生，净佛国土，唯上根菩萨体假入真，次第入但空、不但空，故能破除无明而见佛性。

② 但空：“不但空”的对称。知道一切事物有空理之一面，然不知其反面同时存有不空之意义，称为但空、偏空。知道空理，同时亦知不空之理，此称为不但空、不可得空。执著空，称但空，知空亦不可得而不执空，称不但空。《三论宗吉藏》以但空、不但空区别大乘、小乘之教义。天台宗则分配之于二教，以但空为藏教，以不但空为通教；又对观空之空观，分为但空观与不但空观。